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DOI:10. 15986/j. 1008 - 7192. 2024. 04. 005

#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实践探索与文明旨归

孙 柳,牟海侠

(烟台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要:**理性和资本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支柱和本质根据,同时也潜藏了引发现代性危机的祸根。中国式现代化为化解危机开辟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它孕生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智慧,形成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进行的伟大奋斗,成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交融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应运而生不仅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亦是世界历史普遍规律与中国道路特殊规律的统一。立足人类文明演进视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合理性,根本在于它所创造的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两个创造”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又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价值取向,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实践探索与文明旨归。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性;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7192 (2024) 04 - 0032 - 10

“西方社会自 15 世纪以来,随着启蒙的开启,便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sup>[1]</sup>一方面,这种现代性由于使人从旧式生产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它在经济上的竞争与市场化创造了一个工业化新世界,强大的科技力量满足了现代人的感性生存需求;政治上的民主与法治保障了人的独立与自由;哲学上由“神议论”向“人议论”的范式转换,赋予了人之主体地位及其世俗欲望的合理性。总之,西方现代性开启了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最初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化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和蔓延过程,是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殖民’过程”<sup>[2]</sup>。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基于资本现象学考察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现代性已然呈现出使“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sup>[3]58</sup>的抽象性,使“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sup>[4]403</sup>的流动性,使“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sup>[3]776</sup>的矛盾性等基本特征。伴随当今世界普遍交往的加深,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也扩散至全球,凸显了不同地区和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悲喜交加与命运分化的迥异境况。西方

现代性的现实困境呼唤建构新的现代性方案,这一历史任务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寻中得到实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一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sup>[5]514</sup>中国式现代化以超越西方现代性为内在要求,不断探索人类现代化的新模式与新内涵,“两个创造”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成就、时代高度与世界意义的凝练概括,为解决人类共同危机提供了“中国方案”。

## 一、西方现代性的演进:从理想方案到现实困境的嬗变

“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地享受安全的和有成就的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为明显。”<sup>[6]6</sup>高度全球化时代,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已扩散至全球,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生存危机。厘清西方现代性的辩

收稿日期:2023-11-17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厅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面上项目“黄河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研究”(M2022114)

作者简介:孙 柳(1994-),女,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牟海侠(1985-),女,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mail:sunliu20200101@163.com

证演进轨迹,既是澄清全球现代性现实困境之症结的前提,也是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缘起语境的基础。

从理念视域分析,启蒙传统开启了西方现代性的理想方案,“现代性的基本观念来自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启蒙精神哺育了现代性的产生”<sup>[7]5-6</sup>。现代性是现代世界之所是的根据,它“在内涵上有意识地强调古今之间的断裂”<sup>[8]178</sup>,标志着人类进入与传统社会相异的生存方式之中。学界关于现代性内涵的研究集中于价值形态与社会组织形式两方面。对于现代独立于传统在价值形态层面的本质规定,黑格尔将现代性视为对中世纪精神传统的彻底拒斥。他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一个向着新时期过渡的时代。精神已经与这个延绵至今的世界决裂,不再坚持它迄今的实存和表象活动,而是打算把这些东西掩埋在过去,并着手进行自我改造。”<sup>[9]7</sup>哈贝马斯认为“就现代性话语而言,从18世纪后期开始,现代性就已经成为‘哲学’讨论的主题”<sup>[10]1</sup>。显然,这一颠覆宗教传统的“哲学主题”或话语,就是启蒙运动所铸成的以“理性”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从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吉登斯(Giddens)认为,现代性“具体指在后封建时期的欧洲首先形成,而后却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和历史性影响的制度及行为模式。‘现代性’可被大略理解为‘工业化世界’”<sup>[11]14</sup>。根据马克思资本现代性考察,这个“工业化世界”表征的现代社会基本组织形式便是“资本主义”,而这也是启蒙理性使“世界理性化”的结果。因而真正来说,启蒙开启了与传统彻底决裂的、作为现代世界由以持存演变之本质根据的西方现代性方案,它包含了资本和理性两个基本支柱。

### 1. 启蒙理性是西方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观念

启蒙思想家将颠覆封建传统的最高准则诉诸理性,恩格斯对此说道:“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sup>[12]775</sup>理性在18世纪成为精神力量的汇聚点和“不变的信仰”,同时,启蒙时代的理性具有独特内涵。一方面,它延续了由笛卡尔(Des-

cartes)开创的17世纪形而上学中作为价值理念的理性观念。笛卡尔赋予了作为人之理性形式的思维以逻辑先在性,在此意义上,理性可以被理解为普遍存在于一切思维主体中的天赋或永恒的价值应当。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大都推崇现代科技对人类社会进步力量,“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sup>[13]4-5</sup>。因此,启蒙时代的理性也具有自然科学层面的意义。相应地,理性作为创造属人社会的观念力量,其现实作用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精神价值层面,理性建构起了以自由、民主、科学等为基本内容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启蒙确证的理性原则在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哲学语境内完成了主体的理性向理性的主体的嬗变,成为确证人之主体地位的真理与价值之源。其二,理性作为一种科学力量塑造了西方社会科层组织、生产方式等在内的现代性之世俗基础。“知识就是力量”,启蒙理性以知识和科学为工具,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能力,建构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秩序。概而论之,理性作为形构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其意义可用韦伯(Max·Weber)所说的“传统社会”的“精神祛魅”与“世俗社会”的“物质形成”两方面来概括。

从现实视角考察,资本是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基本建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主体不再是人,而是资本”<sup>[14]</sup>。对于资本在现代世界的存在论根基地位,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历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sup>[15]193</sup>由此也可引出他的另一基本判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sup>[16]644</sup>立足“生产关系”意涵来把握资本何以构成现代历史的存在论根基,主要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我们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sup>[17]153-154</sup>可见,作为生

产关系的资本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位语,它的决定作用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交换以及消费活动的“抽象同一性统治”。其二,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人的依赖关系”的前现代社会,权力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而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资本自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sup>[18]130</sup>,它不仅压榨工人阶级,它还“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sup>[4]404</sup>,进而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机器和文化舆论机器都被资本化了,形成了由资本权力转化而来的政治权力、精神文化权力”<sup>[19]</sup>。作为形塑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资本是“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推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全球的现代性进程。

启蒙运动开启了西方现代性发展的序幕,理性与资本在观念与现实层面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支柱,正像前者成为后者的理论纲领及其获得辩护的总根据一样,后者构成了前者的世俗基础与现实动力,二者是彼此支撑的关系。“一句话,在现代性由以开展出来的世界中,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有着最本质的内在联系,或者毋宁说,有着最本质的共谋关系。”<sup>[20]330</sup>

## 2. 启蒙开启的西方现代性方案在全球化的现实运动中凸显出巨大困境

西方现代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普遍交往的内在要求,对于资本的扩张本性,马克思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sup>[16]713-714</sup>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sup>[16]715</sup>。资本抹平了自然与历史界限,使西方现代性成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生存境遇。尽管启蒙现代性方案相信“社会组织的理性化和人的理性能力将克服宗教、愚昧、迷信等对人的压抑,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支配将把人们从匮乏、灾难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终极的自由和幸福”<sup>[21]</sup>,但现实与理想却呈现出巨大反差:“同启蒙学者的

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副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sup>[12]779</sup>“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sup>[4]405-406</sup>,资本主义发展事实处处显露着存在与价值间的悖论。

西方现代性理想方案的破产首先有其不可克服的自我否定因素。理性和资本既构成了西方现代性的基本支柱,也是将其带入价值悖论与现实危机深渊的罪魁祸首。一方面,作为西方现代性核心观念的理性具有两方面的自我否定倾向:一是“同一性”暴政下理性的失衡。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了启蒙以支配和统治为目标的“主人的精神”之本质,这种精神变现的前提是以“量的同一性”取代“多质”或排斥“异质”,即依靠工具理性来达到整个社会的“直接一致化”。在工具理性打造的精确计算、数字还原的程序化牢笼中,人沦为代码或零件,人的主体性让位于工具的主体性。这种价值失衡使启蒙理性走向自身的反面,转变为现代蒙昧的神话。二是理性主义走向极致下的虚无主义。启蒙理性将一切纳入自己量的同一性的绝对统治的另一面,意味着对过去历史的绝对否定和统治对象本身的虚无化,“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sup>[18]208</sup>。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立足启蒙倒退为神话的讽刺“辩证法”揭示了极权主义的来历,指出其是启蒙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从“运用理性的自由”转向理性强力支配的结果,从而将理性主义同其对立面即虚无主义内在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作为西方现代性之本质根据的资本具有不可克服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及其矛盾关系的普遍化、公开化,不但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所在,推动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展开;同时,劳资对立下资本对个人主体的异化、对社会关系的物化等困境也注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

西方现代性自我否定所引起的现代性危机,在

根本上是现代人的生存与价值危机。全球化使现代人的生存突破层层区隔进而共同体化,然而受制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悖论,这一共同体只是面临特殊与普遍的利益分裂、面临自我与他者间命运分化等矛盾的虚幻共同体。首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种资本逻辑运演下人与人之间“纯粹的金钱关系”<sup>[22]34</sup>,也可以说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剥削与竞争关系,它不仅是“市民社会”公共生活的内部矛盾,也在全球化时代进一步演化为国家或地区间的冲突。同时,启蒙理性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副本”,也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原本”提供合法性辩护。它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宣扬,对人感性欲望的宰制,滋生了公共生活内的精致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使人与人之间互为手段与竞争关系。其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本是“生命共同体”,但在资本增殖逻辑与现代理性主体至上、人类中心主义原则驱使下,自然沦为供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工具,人与自然由生存论意义上的共同体陷入物我二元的分裂境地。最后,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资本篡夺了人的主体地位获得了对现代社会的抽象统治权,进而使人的存在“单向度”、理性化与工具化。伴随资本这一“抽象病毒”在全部社会关系中的蔓延,不仅劳动者以畸形片面的方式生存于资本逻辑桎梏下,资本家作为主体生命的内在丰富性也被资本现代性抽空而沦为资本的人格化存在。西方现代性所表征的现实世界越来越成为于人之外的存在,揭示了西方现代性方案与启蒙主题相背离的现实困境。

## 二、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实践探索

西方现代性方案在现实运动中展开出一种辩证特性。就人类生存论向度而言,它开启人类现代化生存方式的同时,也使人类未来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实践表明,西方现代化“以理性、自由、资

本主导、西方中心论为支柱,只能生长出西方资本型文化、单向度文化、殖民扩张式文化”<sup>[23]</sup>。西方现代性不是人类抒写现代文明的唯一方案,其内在弊病和现实困境呼吁人类现代化实践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以超越西方现代性为内在要求,追求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成果,又能最大限度降低现代性展现过程中负面效应的现代化新道路。

### 1.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坚持“两个结合”的实践探索过程,因而在思想基础上扬弃了西方现代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积淀与赓续向前的内在底蕴。以科技理性与资本逻辑为支撑的西方现代性文明,追求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宰,具有与生俱来的侵略本性。面对异质文明间的冲突,西方文明强调“零和博弈”与“丛林法则”,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下,逐渐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错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创造力的迸发,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sup>[24]</sup>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以儒、释、道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华夷无间”“天下一家”的种族观念,崇尚“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治世理念以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价值与人生体验,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包容性、非竞争性东方文明。这种与西方文明截然相反的独特文化根性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新道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践并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智慧,而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基础。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只停留在“观念论”的批判,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在深入“现实”的转向过程中,不论马克思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考察,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还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最后都落脚于资本这个本质范畴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sup>[16]721</sup>通过对资本的“现象学”考察,马克思揭示了隐藏在现代性意识形态背后的物质动因与存在论根基,解开了“历史之谜”,并最终发现了社会主

义的历史答案和替代方案。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逻辑的解构与批判,为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奠定了重要基石。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成果相互融通、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思想基础。一方面,中华传统文明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生长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sup>[25]120</sup>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以共产主义的科学学说和现实运动指明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路向,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等人类未来的美好愿景,无疑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产生了价值契合与理论通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华传统文明时代化提供了历史机遇。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开启了中国主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新阶段,正是在党带领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奋斗征程中,传统中华文明获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焕羽新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26]13</sup>,总结历史经验,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框架内延续推进马克思对于资本现代性逻辑的拒斥与批判,在思想基础上扬弃了西方现代性的一般逻辑及其内在弊病。

## 2.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立足近代中国独特社会根基与历史渊源探索“另类”现代性的实践过程,在历史基因上具有扬弃西方现代性的必然性

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内生于从“政治解放”中独立出来的“市民社会”,与此相比,缺乏相应社会基础的中国现代化则是一条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sup>[27]77</sup>独特的历史境遇决定了近代中国面对西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近代中国现代化发端于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被动自我改造,面

对救亡图存、启蒙解放等紧迫民族任务,模拟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成为首次遭遇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天朝上国”的应激反应。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外强压迫与专制独裁、经济上民族资本羸弱以及思想文化上儒学传统根深蒂固等,构成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要探寻一种“另类”现代性建构的使命。随着由思想到行动、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由改良到革命,层层深入、全力西化举措的失败,近代中国效仿西方现代化之路走到穷途。同时,“先生老是侵略学生”<sup>[28]1470</sup>,近代中国在落后挨打与殖民主义的屈辱背景下,蒙受日益深重的民族灾难与生存危机。因此,不论是基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是主观上的民族尊严与现实生存诉求,近代中国现代性探索都势必要以超越西方现代性窠臼、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为内在要求。伴随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回应了中国对新现代性方案的现实诉求,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由被动照搬到主动超越的新阶段。

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创造,大致展开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的爆发开启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拐点。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曙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sup>[28]1470</sup>,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一盘散沙的苦难史,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根本社会条件。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三大改造”的完成在我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探索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制度基础。在随后开启的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尽管因为过度依赖苏联模式或因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足而有过一些失误,但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路”,逐渐探索出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确切方向。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第三阶段的序幕。邓小平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29]2-3</sup>,是我党总结历史经验的基本结

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体现了我们“走自己的道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机制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守正创新,在统筹“两个大局”、统揽“四个伟大”、协调推进“五个文明”和“四个全面”进程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内涵,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党领导下的百年征程继承了近代以来中国“另类”现代性探索的历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本质规定,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观以独特内涵”<sup>[30]</sup>,开创了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3.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仅以实现中国梦为根本任务,也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历史使命,兼具中国向度与世界向度,在价值导向上具有扬弃西方现代性的应然性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近代中国 180 多年风云岁月、中国共产党 100 多年奋斗征程、新中国 70 多年光辉历程、改革开放 40 余年伟大实践的历史总结,以实现民族复兴为己任。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又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高度上,自觉担负起观照人类命运前途、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历史责任。回溯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历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sup>[26]6</sup>,也完成了从世界和平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实现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sup>[31]56</sup>。可以说,中国道路的世界向度正体现于它对更好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从而呈现出同西方道路的比较优势。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人民为中心。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下,以资本为本、资本至上的价值原则使人沦为资本奴役下的生产工具,成为异化的、“单向度的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党领导人民在艰苦奋斗中开拓出来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价值尺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只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而绝不会成为社会的主导和支配力量。如

果说西方现代化实践是人的异化过程,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则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以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性的资本逻辑。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方现代性基于人类中心主义、个体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立场,势必无法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均衡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灵魂、以“GDP 崇拜”为表征的单向度发展模式,不仅避免了资本逻辑引发的政治功能失灵、精神文明衰退、社会生活失序等现代性危机,也为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悖论与文明冲突提供了解决思路。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开放包容的和平发展道路。西方现代化是一部对内残酷压榨无产阶级、对外暴力掠夺世界资源和抢占世界市场的侵略剥削史。在资本增殖逻辑驱使下,殖民掠夺、经济控制、强权政治等成为西方国家向外扩张谋求自身发展的常态手段,“国强必霸”与“暴力战争”是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sup>[26]16</sup>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下,中国式现代化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绝不是权宜之策,而是总结历史、立足现实并放眼未来的长久之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以互利共赢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反对零和博弈、霸权主义的对立思维和“中心”论调,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多边主义和共存性思维,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平台,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机遇,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关照人类命运前途的价值追求,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

### 三、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旨归

现代化新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的实践创新与理论创造。前者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实践展开,后者是对这一实践展开在人类文明高度上的价值凝聚与理论升华。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就要看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应然,也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发展必然和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使然,它既凸显出同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现代性文明形态的比较优势,也指明了人类文明以及世界历史的未来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文明旨归。

#### 1.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应然,镌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本质

现代化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其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就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而言,它首先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结出的文明之果,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基本的文明属性。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sup>[32]1081</sup>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带领下我们逐步形成“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思路。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sup>[33]483</sup>。“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实践,成功构建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以及过分依赖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也走过一些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战略进一步概括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sup>[29]3</sup>。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开辟并越走越宽广。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实践。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sup>[34]74</sup>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维度,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sup>[35]12</sup>。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26]13</sup>这里的“新道路”与“新形态”呈现为一种相互塑造关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孕育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的统一体。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

#### 2.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发展必然,彰显同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优势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建,既遵循现代化发展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应然,也遵循人类社会演进逻辑,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发展必然。“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sup>[29]382</sup>,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也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

马克思基于人的存在形态提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个人全面发展”的“三阶段”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论证了社



会主义是人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先进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必然。这种代替不仅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机器,更在于打破资本主义的思想上层建筑,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彻底超越。资本主义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阶段,但在资本的逐利本性下,资本主义单向度的生产呈现出物的增殖与人的贬值的悖论,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全面异化的主体性危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注定是伪善与野蛮的。“现代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现代性的文明就是资本的文明。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sup>[36]221</sup>

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转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实存的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文明,彰显了同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可持续发展,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人的自由与解放,追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和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规律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规律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昭示了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强大生机与活力,证成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可行性。虽然在世界历史的宏大视域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仍然占据绝对发展优势,但就发展道路、价值导向以及历史性质而言,人类文明新形态已经彰显出对第二大社会形态文明的巨大超越性。

### 3.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使然,指明了世界历史前进的未来方向

人类历史的发展,本质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开辟了世界历史,但就当下资本文明暴露出的现代性危机来看,它已经显露出与世界历史行进相反的方向。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全球化使世界历史进程遭遇了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所说:“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

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sup>[37]537</sup>立足世界历史的宏大视角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正是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使然,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寻求确定性的文明形态,它回答了关于人类文明之未来走向的世界之问与时代之问。同时要看到,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使然,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自然的必然”,相反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个历史的必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演进规律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基础上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实践总结,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自由与解放的世界历史目的的中国实践,而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有对中国国情的省思,也有对世界大势的审视;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因而是致力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sup>[38]276</sup>。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源于,它不仅是过去以及当下世界历史演变的逻辑使然,在未来向度上它还是“符合世界历史趋势的逻辑正值”<sup>[39]</sup>,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存基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体,但人们只是生活在虚假自由以及变相奴役之中。马克思在对资本现代性异化困境的批判中揭示了西方现代性建构的共同体是“虚幻共同体”的本质,并提出了真正共同体的设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现代性方案的当代创新,其从理念到“实存”的转变,“必然要获得它得以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条件,这一客观条件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存基础”<sup>[39]</sup>。

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包容互惠、交流互鉴的新型人类文明观,进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实存基础。立足世界历史这一大历史观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要看到它是对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扬弃,不仅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样态、新道路,为世界上那些相对落后的国家谋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选择,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中探



寻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定向。

#### 四、结 语

21 世纪,西方现代性的固有矛盾已演变为全球化的现代性危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相异化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以及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全球治理困境,揭示了西方现代性同马克思世界历史前进方向与目标的相悖逻辑。反思超越西方现代性成为 21 世纪人类走向现代性的世界历史任务。在党追逐民族复兴梦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扬弃西方现代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基于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话语的继承,生发于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根基与历史背景,不仅以实现中国梦为根本任务,也以关照人类命运前途为己任,是以扬弃西方现代性弊病为内在要求具有“原则高度”的成功实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与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立足中华文明根基的理论“再造”,它不仅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成就,也表征了世界历史之大势,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与民族国家发展独特道路之间的辩证统一,为人类文明的未来路向提供了中国智慧。

#### 参 考 文 献

- [1] 陈学明. 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看中国道路的合理性[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8(6): 153 - 161.
- [2] 丁立群. 中国式现代化: 一种新型现代文明形态[J]. 哲学动态, 2023(8): 5 - 13, 126 - 127.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6]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7] 陈嘉明.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尤尔根·哈贝马斯. 后民族结构[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 [9]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先刚,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 [10] 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11] 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 [1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3] 霍克海默, 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 [14] 丰子义.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2): 4 - 25.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9] 鲁品越. 中国式现代化: 破解当代现代化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1): 25 - 36, 163.
- [20] 吴晓明. 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21] 贺来. “现代性”的反省与马克思哲学研究纵深推进的生长点[J]. 求是学刊, 2005(1): 37 - 41.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23] 韩庆祥.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7): 100 - 114.
- [24] 俞思念.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内涵与价值[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61(1): 5 - 12.
- [2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 [26]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 [27] 胡绳. 胡绳全书: 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 [2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0] 任志锋.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观:内涵特征与创新意义[J]. 教学与研究,2024(1):23-30.
- [3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3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36] 王庆丰. 《资本论》的再现[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 [3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3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9] 吴宏政. 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基本定向[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8(2):66-75.

##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ivilizational Purport Surpassing Western Modernity

*SUN Liu, MOU Hai-xia*

(School of Marxism,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Rationality and capital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pillar and essential basis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 and also the bane of modernity crisi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opened up a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t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to resolve the crisis. It is born from the theoretical wisdom to adap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o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formed from the great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people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shaped from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dispels the misconception that “modernization is equivalent to westernization”, but also unifies the universal laws of world history with the special law of China’s road. To grasp the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nd transc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pends fundamentally on the creation of a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and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Two Creations” represents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seeks the happ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which indicat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civilizational purpor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urpassing western modernity.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stern modernity; new path of modernization;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编辑 吴晓利】